

李敖 大全集

38 李敖杂写（四）

李敖
大合集

38

李敖杂写 (四)

李敖书翰集 李敖书札集 李敖书简集

李敖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李敖书翰集》(1-137)

给 YS 论做主婚人之不当/3

回信给“中央研究院”的一员/4

旧信劫遗/7

回宗勋/30

九头鸟之恋/32

斥佞佛参禅/39

什么叫“理来情无存”？

——回刘博昆的信/40

给李声庭的四封信/42

给殷海光的六封信/45

1965 年 5 月 4 日

——寄王尚勤论禁书与禁演说/51

我们要像清除恶人一样的清除烂好人/54

家报之一/56

给曹毓煜的信/57

有关“李敖告别文坛十书”的一封信/58

买书会不会上当/61

论好人做事与不做事/62

手淫否答胜英/64

回林枕客论中国手淫材料及其他/65

为自来水而战/66

又是情书/69

论打官司的必要/78

论扒粪精神/80

论正视/81

刁民万岁/83



目录



目录

铭传商专与铭传殡仪馆/85

“特别座”和“普通座”/87

文化基金·别人·我们/91

《烟锁重楼》之外

——给朱小燕的信/96

致王兆民先生/100

文学院黑暗的又一例/104

给邮政总局局长/106

论婚变答汪中磊/108

中国电影,看剑!/109

旧信一集/113

资料贩子的两封信/118

致老太/122

软禁中的通信/123

讽韦政通/129

致黄三、继梅/133

致李善培/135

致梁容若/136

《李敖书简集》(139-275)

怎样修理财阀/141

党报的狂妄/175

财阀有幸/180

胡茵梦是夹心饼干吗?/184

给黄少谷先生的公开信/187

殷海光·呆·鸟

——狱中秘密通信之六/209

环游·还原·抢

——狱中秘密通信之七/211



目录

“既联合,又斗争”? /214

揭发黑幕以后/218

论看看也好/233

介绍《我爱李敖》/235

寄林永丰论跟谁吃饭/238

为什么活一百岁? /240

给周清玉的一封信/242

给梁肃戎先生的公开信/245

保证相互毁灭/250

抱谁大腿? /256

李敖冤狱平反·尤清冤狱在望/258

漫谈“大姑娘洗澡心理”/260

致小金/263

论两面人/267

论红色变节者/272

《李敖书札集》(277-420)

致管区警察头子书/279

讨老婆的一个新害处

——给胡虚中的信中信/281

茅坑里的石头与厕所里的花瓶/294

假戏真做与假戏假做/298

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/300

论“影子政权”/303

学者名流与公帑/305

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/307

志在搅局/3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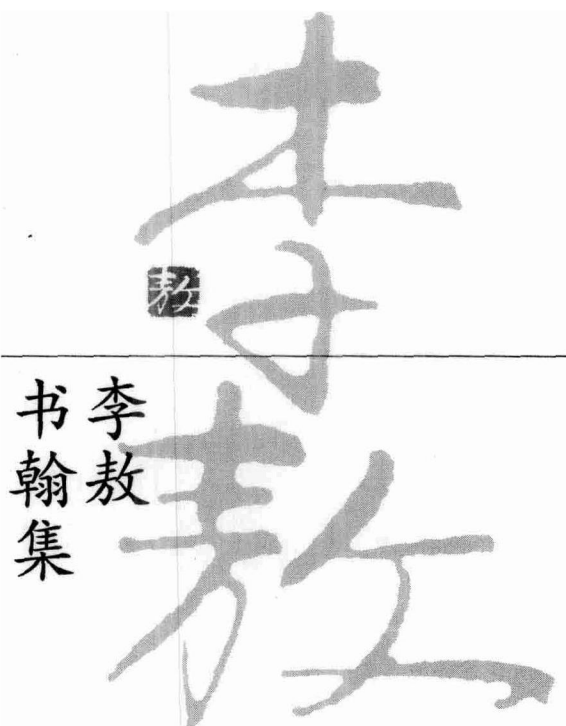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凭借已成的势力/321

国民党与豹/324



目 录

要舍得骂自己人/327
给孙运璿先生的公开信/331
写出中华儿女真的血泪/334
林洋港与应召女郎/336
我很刁/345
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/347
射鬼箭/351
几个主题的讨论/353
惭愧是不够的! /360
致正杰/370
多革了的一点命
——给严家淦先生的一封信/372
“体外射精”的一些成绩
——给林正杰、邓维贤的信/375
“一字师”还敢否? /383
他妈的等死了一个/385
公然放行的役男/387
给方素敏的一封信/388
会计学上的新成本/397
老孟老孟,你说是否? /400
病中做工/402
“不要动”与“快半拍”/403
上县太爷书/410
宾馆、牢房与猪鬃/413
“有谁跌倒,我不焦急呢?”/416
给“雷震之女”的一封信/419



李敖
书翰集

给 YS 论做主婚人之不当

芸书先生：

今天报上登着你为刘述先婚事做男方的“家长”，看了那条广告心里很不对劲，我觉得这种世俗的行为由你来做未免太不相称。（中略）……这次你代表“世侄”出面，未免太涉及无聊的旧习惯。

这是什么时代了？婚事还要“父母之命”插一脚？轻一点的，是“征得双方家长同意”；重一点的，是奉“父母之命”，我在《中央日报》上还看过某某人“奉家母之命为儿子某某结婚”的启事，这是什么世纪的头脑？

自己只身在台，不庆幸无老东西出面干扰，居然还要强挽出个“世叔”来主持婚礼，这是什么哲学家？

我对婚姻看法很多，“不及备载”，只就此一点简略提出，我坦白地希望先生认错。

李 敖 1961 年 8 月 20 日

回信给“中央研究院”的一员

你说我“和世人一样都没有看清楚文字。胡没说他不到故纸堆中去,而正说要去”。

我何尝说胡适自己不要到故纸堆中去了?我上信特别提出,请你先看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一文最后一段,而你却先看另一篇《整理国故与打鬼》,你自然误会我的意思了。

他在那最后一段中曾说:

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,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,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,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:那条路是活路;这条故纸路是死路。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,还没有什么好成绩,我们应该换条路走了。

这一百零三个字是老胡最不“懵懂”时的“话头”,可是他“努力向上跑”的结果,竟造成一个乾嘉余孽的新朴学,披着他们所谓的“科学方法”,以台湾省台北县南港镇为第一据点;台湾大学文学院为辅助据点,密锣紧鼓地向另一派(以新亚书院新宋学为尾间的,包括师大、政大、东大)大施其挞伐与藐视!

这是我多年以来一贯的看法,很大的忧虑。

可是跟你细谈的结果,运用“统计的观念”与“比例的观念”的结果,我慢

慢发现我这种论断,未免失之“概括”与“杞忧”。

11号晚上我第一次向你说我的新看法,我说东西文化云云已经不成问题,至少不再是可以谈谈的问题,也不是笔墨官司的问题,因为十几年或几十年来,我们的社会早已走向“实质上的改变(西化)”,在西方文明的“冲击”(impact)之下,我们那些“义和团的防线”早已处处瓦解,从大学的六个学院来看,理、工、农、医,早已没有东方的影子,(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观念与中医学院的闹闹都不足以用来张目的!)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、一点法制史、一点应用文外,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,文学院算是东方文明的遭逃戮,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,中文、历史、哲学则纯是乌烟瘴气!看不到一点儿新思潮、新东西!(哲学系中“康德”“尼采”等课已经是西方文明老掉了牙的部分了,除了殷海光的逻辑经验论,我不承认别人在介绍西方的新东西!)

从学校里走出来,我们再看看社会,“物质”(我本不愿用这种容易招致“二分法”观念的字眼!)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。除了我的长袍外,没有一件东西不西化或不受西化的间接影响。(女人旗袍已开衩到“苏丝黄的世界”,这岂是东方文明?)年轻一辈的跳舞与爵士乐,中年一辈的轿车梦,老人一辈的强力举丸片……举国上下的“崇洋媚外”绝非高叫几声读经就挡得住的!

东方文明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,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、看到拿哭丧棒的孝子、看到孔孟学会的开锣……可是没有人再真真正正的深信它们,大家只是串假戏罢了!反正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,两千年来,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?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,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,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,我不相信高叫“天理”的人不向“人欲”屈膝,当代朱子钱□□表演过先奸后娶的把戏,这种吃反动饭的分子,我们大可不必理他。

所以我说,用“统计的观念”与“比例的观念”来看世道人心,我们会发现这些“院(学院、书院、研究院)字号的人物”,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蠹虫,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,尽管他们不自觉、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,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!至于“院字号的人物”,也在酒醉饭饱美援补助之余,做那五十步笑百步的勾当,我不觉得史语所有资格骂新亚,他们都是故纸堆中的孤臣孽子,不论怎么狗咬狗,

总归助长了旧死尸的复活,线装书不在茅厕里而在书架上,还有什么可谈的?

“第一流的聪明才智”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。工程师学会正在庆祝五十年,这比史语所五百年还令人高兴。

阁下与我都是歧路上的亡羊,我们从羊圈中偶尔跑出来,背后它们正高声叫我们,叫我们“及早回头”、叫我们继续做那向故纸堆中乱钻的伟业,在“学术”的凌烟阁中,他们也为我们做了一个神龛,希望我们去合作、去终老,可是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,我知道今天的阁下,再也不会花二十年的光阴消耗在故纸堆上了。

为今之计,只有三途:

一、打鬼。

二、开门(介绍西方新文明开门迎进来)。

三、开门打鬼或打鬼开门。

我是倾向于第三途,盖第一途太消极,第二途太难能,你可能最支持第二途,我们该把“国立编译馆”敲掉,另设个“新同文馆”,请你做馆长!

别骂别人了,我们该设法“纯”一点,魏孝文帝真是历史上第一伟人,只可惜生在帝王时代!

信不必转,也好。《元诗选》版本请详示。

敖 1961年11月15日

旧信劫遗

前记

下面公布的,是我二十二年来所写的信的一部分。我生平写作,以写文章、专书为主,写信不是我的主力。我又独来独往,不怎么喜欢交游,所以平生写的信,并不算多。1971年我被警总捕去,前后三次被抄家,运走十多箱文件,后来把不重要的还了六箱给我弟弟。多年以后我出狱,重新检查,感到损失惨重。

最近我把损失的稍加整理,算做“旧信劫遗”。从这些“旧信劫遗”中,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、有趣的、悲壮的当代材料。古话说:“圣人不空出,贤者不虚生”,欲知当代圣贤不空不虚者,必将有感于斯信,难道这还吹牛吗?

1983年3月6日

一 寄吴相湘谈找职业

相湘老师:

精神欠佳,身体也不舒服,想在乡居偷懒养生,没去台北,今早的课也歉未能来。

我今天给姚老师写了一封两千五六百字的长信,其中的意思我很想您也知道,所以另外做了一个副本,呈给您看。

您的好意我仔细想过,不过做记录(给五花八门的演讲做记录)非我所长,并且也受到机会和兴趣的限制,我恐怕不能胜任,有负您的一番好意。

我希望的是一份固定的职业,尤其发薪要准时,目前既然北商是唯一一条活路,我只好先去再说。

我写给姚先生的信很坦率,如果引起姚先生的误解,烦您代为美言,拜托拜托。

专此敬祝

您好

李 敖 敬上 1961年12月13日夜

〔附记〕我在台大做研究生时,所得不够又研究又生活。吴相湘老师为我热心找副业,乃有此信。结果北商也不要我,我就一直没做成中学教员。

二 复王尚义论胡适之死

尚义:

你真是多情的人儿!

老胡死,我还没时间来哭他,我一直忙着在纪念他的工作上尽点力量,反应理智一点,也许适合我的性格。

星六事我无异议,一切由你决定,给我个电话如何?

敖 1962年2月27日午

三 寄许玉衡还债

玉衡小弟:

很久不通讯,但是常常想到你。

何时可北来玩玩?

前向你借的伍拾元,今寄上奉还,多谢你的好意。

李善培要英文打的介绍信,急需你们学校的信纸(上有英文校名者),请

速寄十张给我祝你得意

敖 哥 1963 年 2 月 4 日

四 寄赵元任的一封信

元任先生：

为方便起见，先甬客套，先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

一、文星书店是台湾的一家独力经营的书店，《文星》杂志也是一个独立的杂志。这个杂志过去曾寄给先生一两期，先生大概都看到啦！

二、现在文星书店出了一套文星丛刊，内容包括旧书重印及杂文汇刊。前者如陈西滢先生的《西滢闲话》，后者如梁实秋先生的《秋室杂文》《文学因缘》等，都交来出版。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？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中有先生的著译目录，似乎可由您选辑一些，交给我们出版。我们热烈盼望先生能快点儿下一个决定。您如不能决定，还是跑到厨房，问问食谱专家吧！

三、《文星》杂志已出到七十七期，每期都介绍一位人物做封面，其中中国人已介绍过胡适、梅贻琦、蒋廷黻、李济。我们早就计划介绍先生，张隆延先生已答应替我们写。我们预备多来几篇，还计划请别人写（李抱忱先生在 1959 年 1 月 1 日的《文星》杂志第十五期上写过一篇《我所知道的赵元任博士》，只有四千字，太短了，我们决定请他重写一篇）。拟请先生惠寄近照二三张（其中盼有一张全家福），稍加一点点说明，好拿来先制版。盼您千万要帮忙，别谦虚拒绝。

四、此外，您如有任何著作及杂文，都盼能够随时交文星书店出版或《文星》杂志发表。

五、我个人决定给胡适先生写本一百三十万（十册）的传记，现在广告都出来了（剪报附贴），非常盼望您能支持，我希望您能——

（一）把借给台北《征信新闻》的那两张照片（一张出国前的合照，每个人都拖小辫一根的；跟另外一张留学榜的拓本）尽快（抱歉写这两个字）寄给我，借我一用。因为 3 月 25 号要出的第一本《胡适评传》中要用这两张照片（这两张照片曾登在 1962 年 3 月 2 日的《征信新闻》，可是太不清楚了，我去借原版，他们说还给您了。所以只好“飞函”请先生尽快寄给我，好使我赶上制版）。